



曹文轩文集

曹文轩 著



黄琉璃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黄琉璃



曹文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琉璃 / 曹文轩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4.8

(曹文轩文集)

ISBN 978-7-5016-0888-1

I. ①黄…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5064号

责任编辑: 王 苗 龚勤舟 美术编辑: 李 钊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b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插页: 6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2 千字 印数: 1-20,700 册

ISBN 978-7-5016-0888-1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曹文轩

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收在这一文集中的文字并非是我所写文字的全部,但它们已基本可以说明我的文学理念和我的写作状态了。

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我的处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心绪,常常会使我无端地想起儿时田野上独自玩耍的情形——

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稻田,穿过一片林子,走过一汪水平如镜的池塘,走过一座细窄摇晃的木桥……

就这么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芦苇叶上有一只鸣叫的“纺纱娘”,我先是一阵出神的凝望,然后将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鸟喙状,弯腰缩脖,双眼圆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就在微微张开的“鸟喙”马上就要啄住它时,它却振翅飞走了。于是我只好目光

去捕捉,捕捉它在阳光下飞过变成精灵样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绿闪动着,在空中悠悠地滑过,终于飘飘然落在大河那边的芦苇叶上。我望见先前那片单薄的芦苇叶空空地颤悠了几下,不由得一阵失望,但随着“纺纱娘”的叫声怯生生地响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觉中游走开了……

一群鸭子从水面上游过,我先是看它们争先恐后地觅食,用嘴撩水洗擦羽毛,再看雄鸭追撵母鸭,弄得水上一片热闹。过不了多久,我就暗暗生起恶念,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团泥块,身子后仰,然后向前一扑,奋力将泥块掷向鸭群。随着一片浪花在太阳下“哗哗”盛开,鸭子“呱呱”惊叫着拍着翅膀四下逃窜,我的心头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再歪头看时,只见正悠闲地坐在小船上抽烟的放鸭老头忽地站起,小船晃悠着,他也晃悠着,用手指着我怒吼——声音也在晃悠着。我捏着鼻子朝他“哐哐”几声,然后再捡起一团泥块更加用力地掷出,也不看一下水上的情景,就撒腿跑掉了。晃悠的怒吼追了过来,在我的耳边震荡着,我的心里却荡开莫大的愉悦……

我在田野上走着,看一只瘦长的河蚌在清清的浅水中于黑泥上划出一道优雅的细痕;看一只只肥肥的野鸭笨重地落进远处的河水中,犹如一块块砖头从天而降“咚咚”砸落;听天地相接处断断续续地传来吆喝水牛的苍老声音;听大河中不知从哪里来的大船上异乡女子呵斥她娃的清脆嗓门……

看不够听不厌的田野,勾着魂,迷着心,让我痴痴地走,痴痴地耍。但,就在这不断上演的田野好戏让我流连忘返时,忽地就有孤独悄然攻上心来,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后

来,我爬到一座大坟的高顶上,在寂静的天空下转动着身子,觉得孤独犹如迷雾从四面“呼呼”涌来,我不由得大声尖叫;叫了一阵,就见恐惧从远处林子里正朝这边走来。我哆哆嗦嗦地坚持了一阵,终于仓皇冲下坟来,朝着家的方向落荒而逃……

然而,过不了多久,我又会被田野吸引着而重新回到田野上,继续重复那个过程、那些游戏……

这些年来,总有这少年时田野上的感受:兴奋着,愉悦着,狂喜着,最终却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独,甚至是恐慌。

我常常突然怀疑起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由怀疑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而怀疑自己的感觉、见识、思维方式,甚至是智力。

就像魅力田野一般,文学还是不可抵抗地迷惑了我——更准确地说,那些文学理念还是迷惑了我,使我无法自己。就像在完成一个谎言,我也一直为我所认同的理念进行着理论和逻辑上的完善。我一直企图要让我的文学理念成为无懈可击的、圆满的、合法的言说,因此我可能是一个更喜欢在大庭广众中诉说自己文学理念的人。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在试探他人的认同,最终是想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诉说而使自己的理念更趋完整和完善。但我很快发现,那种在高深处建立理论王国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再后来,我选择了一种朴素的思考和论证,我开始经常性地

进行原始的、常识性的,同时也显得有点儿过时的发问和诉说——

“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来确立的?”

我曾在中韩作家论坛、中日作家论坛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问道:“是中国人吗?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学在经过各路“憎恨学派”对古典形态的文学不遗余力的贬损与围剿之后，现在的文学标准，也就只剩下一个：深刻——无节制的思想深刻。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标准，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舔脚丫子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这一标准，成为不证自明的甚至是神圣而庄严的标准，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优美平衡，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新兴文学中被彻底打破了（那时的文学是由深刻的思想、审美、悲悯等诸多维度共同组成的），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学朝圣者，气势非常壮观。

可是，韩国、日本、中国在数千年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先辈们于长久的文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维度吗？没有——尽管在它们的文学中一样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深刻。

就中国而言，它在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用的是另样的标准、另样的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情调、性情、智慧、境界、意境、格、格调、滋味、妙、微妙……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艺术门道，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审美境界。“深刻”一词不知是何时才出现的？有谁向我们证明

过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价值上来得低下呢？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证明。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所谓‘深刻’作品，我们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朴素却也最能使人暂且停下前行脚步的发问。那些以揭示人性的名义而将我们引导到对人性彻底绝望之境地的作品，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犹如深陷冰窖的作品，那些暗无天日让人感到压抑想跑到旷野上大声喊叫的作品，那些让人一连数日都在恶心不止的作品，那些夸示世道之恶而使人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下作的作品，那些使人从此对人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那些对人类的文明进行毁灭性消解的作品，那些写猥琐、写浓痰、写大便等物象而将美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作品，我们真的需要吗？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糟糕。我们的日子过得本就很压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压抑。难道费时费神地阅读文学，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阅读效果吗？难道阅读者也与那些文学一样喜欢阴沟与苍蝇、喜欢各种各样的变态情趣吗？文学在引导人类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是要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它？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现在文学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

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

“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只是“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探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更何況,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的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

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速度,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微、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可怕的是展示我们在落后和贫穷状况下简直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儿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你可以有你的不同政

见,但不同政见并不能成为你不顾民族最起码体面的理由。

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的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哭泣的火焰	1
第二章	岩石上的王	30
第三章	瑶	57
第四章	食金兽	88
第五章	公石之城	137
第六章	迷谷	169
第七章	流血的剑	199
第八章	三影人	223

第一章 哭泣的火焰

1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大王——熄，本是从地狱出逃来到人世间的。

他瘸着腿，成功地统治这个世界，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这是一个广袤无边的世界，作为大王，他并不太清楚它究竟有多大。他曾多次命令王国的专门机构测量与统计他到底拥有多少土地、百姓与城池，然而，每一次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测量与统计所得出的庞大数字都不尽相同，甚至出入很大。这使他感到十分恼火。

这一回测量与统计得出的数字，更是令人生疑。熄瘸着腿，在空大的宫殿里来回走动，挥舞着拳头，向无数匍匐在地的各等属下嗷嗷咆哮：“一群饭桶！一群蠢蛋！一群猪猡！一群狗屁不如的

废物！我要亲自将你们一个个狠狠地扔进粪坑里去！不，扔进地狱的大门！”

属下们像狂风暴雨过后倾伏在泥糊上的庄稼，在熄刺耳的吼声中不住地颤抖。

宫殿东侧的巨大赭色墙壁下，巫师团的成员一个个身着长达地面的黑袍，双臂垂直，脸色阴沉，站成一排。

当瘸腿的熄用他结实的跛脚一连踢翻了脚下的几个属下后，大巫师蚯终于朝他走去。由于速度较快，他的黑袍带起地上的灰尘，在窗外照进的阳光下如烟翻滚。

始终跟随着蚯的那只三脚猫，在灰尘中跳跃着。由于它皮毛的颜色与灰尘十分相似，看上去，它就像一团尘埃似的翻滚着。

蚯走到熄的面前，望着那张因发怒而扭曲的面孔，双手一撩长袍，动作十分优雅地跪在了熄的脚下：“大王，你应当高兴才是，因为你的天下已大得谁也无法说清了。无边无际，无边无际啊，我的大王！”

这句话犹如酷暑后的第一缕凉爽的秋风吹拂着暴躁的熄，他的心中顿时感到了一种舒坦与惬意。他停止了咆哮，哼唧着，一瘸一拐地回到高高在上的金色王座上。然后，挥了挥手，让巫师团成员以及属下们统统退去。

一片沙沙声，是脚步声和衣服的摩擦声。

随着人影的离去，宫殿变得更加空大，空大到能听到空大的声音。

熄忽然感到有点儿孤独，孤独之中，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歪头向西侧的大墙下看去——

橘营的女孩们还未离去。

她们也身着一袭黑衣，却在胸前的左上方绣了一朵橘红色的花，那花在黑色的映衬下显得十分炫目。

她们像往常一样，忠诚地守护着那把黑色的魔伞。魔伞装在一只上等紫檀木盒子里。那盒子做工十分精致，于暗淡的天光中泛着清冷而油亮的光泽。女孩如花，目光清纯，天真无邪，神情执着，一个个都显得心无旁骛。她们心中只有庄严、崇高、寂静、安恬与神圣的责任，美丽的下巴微微上扬，流水一样的目光朝向窗外高阔的天空。

熄由衷地喜欢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因为这些灵魂得以彻底洗刷的女孩们再也不能产生让他担忧的心机。她们的心已干净得像秋日的天空，绝无一丝瑕疵，除了那把魔伞，别无他物。

熄疼爱地摆了摆手，让她们也离去。

为首的女孩叫琼。她向橘营的女孩们发出指令，随着一个整齐划一的转身动作，她们守护着那只紫檀木盒子，迈着节奏整齐有力的步伐，走出了宫殿。

现在，就只剩下熄了。

宫殿彻底地空大了。

临近中午，春天的阳光正透过高窗，瀑布一般倾泻在他的身体以及金光闪闪的王座上。

他用双手搬动那条瘸腿，将它安放在王座的扶手上，然后，将身体慵懒地摊放在王座上，慢慢合上双眼。世界渐渐暗淡下来，他仿佛又看到了深邃的地狱……

他已记不清楚自己在地狱中究竟生活了多少个年头。

在被打入地狱之前,他只是一个村庄里的屠夫。在有阳光与月光的世界里,他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在鲜血淋漓的屠宰生涯中,他用锋利得使人胆战心惊的屠刀,宰杀了无数的牛马与猪羊。最后二十年,他的屠艺已炉火纯青。他总是一刀就能准确无误地刺穿那些牲口的心脏,从未失手。看到热血噗噗地冒着气泡,呼呼地顺着利刃涌流而出,转眼间染红了他的大手时,他觉得屠宰实在是一种壮丽而优美的职业。屠杀会使他高度亢奋,特别是在屠杀那些特大牲口时,更是如此。比如说屠杀一头健壮而勇猛的大牛。那牛看到他,似乎看到了死神的狰狞面孔,为逃脱这一劫,撒开四蹄奔跑起来,激起一团团的尘埃,好像天上下起了黄雾。他甩掉脚上的破鞋,赤脚站在尘土里,上身一丝不挂,长长的胸毛在大牛带起的湍急气流中如乱草一般起伏。他冷笑着,沉稳地握着那把尖尖的利刀,并不急着去追赶那头大牛,只是用眼睛紧紧地盯着它。大牛在厚厚的人墙中奔跑着,不一会儿,他的胸毛上就飘满了黄色的尘土。这时的大牛,嘴角已经开始泛出白沫。他一边用眼睛追随着大牛的身影,一边将刀在油腻的裤管上反复擦拭着。突然,他冲向大牛,并很快抓住它的犄角,双脚猛一蹬,翻身骑上牛背。他用双腿紧紧夹住大牛的肚子,挺直了身子,并举起了刀。阳光下,刀子闪闪发光,不时地刺射着人们的眼睛。就这样,他骑在大牛的

背上威风十足地兜上几圈后,慢慢伏下身子,用左胳膊一下子抱住牛的脖子,右手将刀子对准了大牛的心脏。他的眼睛离大牛的眼睛很近,近到他清楚地看到牛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泪水使他热血沸腾,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与脑门。他猛然将刀子插进了大牛的身体,一股鲜血喷出一丈多远,随即大牛双腿扑通跪地,一命呜呼。

但那一年的秋天,他终于有了一次失手。他的利刀没有刺穿那头黑牛的心脏,而受伤的黑牛却将他掀翻在地,反过来用锋利的犄角挑破了他那颗“扑通扑通”跳着的心脏。

他醒来时,已身处阴风四起、空气中飘散着硫黄气味的地狱。

他承认这个现实并习惯这个世界,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之后,他疯狂地爱上了魔法。

这里有着成千上万年来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古老和新颖的魔法。他一改从前的鲁莽与凶悍,变得诡计多端、小心谨慎。他悉心揣摩,出色地扮演了一个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的散漫形象;暗中,他却在刻苦钻研魔法。他曾无数次地潜入藏有成千上万册魔典的书库,偷阅了大量魔典。那些千奇百怪的魔法,使他心驰神往。他将它们一一记在心中。他装出一副毫无心机的样子,观察与揣摩着那些魔法大师们的魔法表演。他还费尽心机地骗过看守,偷看了大量的具有无穷魔力的器物。

这里没有日月,没有时间,当他在这个世界苦苦修炼到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时,也许已经花了相当于人间的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

他在地狱的名声越来越大。

然而,他却始终没有忘记阳光灿烂、鸟语花香的人间。他渴望